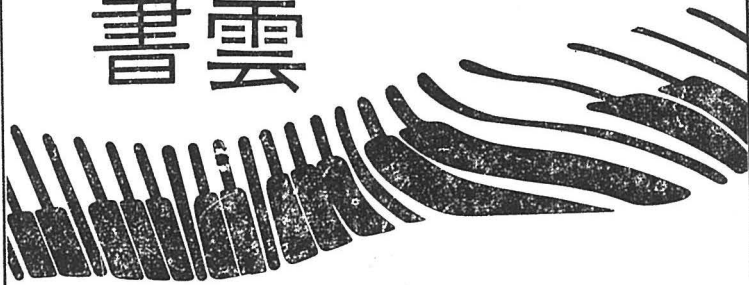


# 趙雲 談書



## • 讀「浩劫後」

不是評介一本書，不是讚美一本書，我只是要說出我心靈深處被某一本書劇烈的震撼着

「浩劫後」原名 Q B VII (Queen's Bench Courtroom

VII 女王法庭第七庭)

原者：里昂·尤瑞斯 (Leon Uris)

翻譯：彭歌

出版：純文學出版社

那種積壓得太久的感情突然地洶湧澎湃起來。

就是那次戰爭，在我童稚的時候就緊緊地跟隨着我，使我過早地認識了人類殘酷的一面：過早地品嚐到逃

難，飢餓，流離失所的滋味；過早地思索到「死亡」的那一次「浩劫」。

在世界的這一端，多少善良無辜的中國人被屠殺；有些剛生下來的嬰兒被拋向空中，等待着他落下來的不是母親的懷抱，而是明晃晃的鋒利刺刀。孕婦的腹部被剖開。野狗啃食着殘缺的屍體。被俘的志士們忍受着各種酷刑，輾轉呻吟地死去，如果幸而不死，也留下了終生的創傷。

在世界的另一端，里昂·尤瑞斯掀開了地獄之門，查韋加集中營呈現出它的真相，在那裏，人像天竺鼠那樣作為動物實驗的原料，他們接受電擊，被閹割，等到沒有了利用的價值時即被送進煤氣室。尤瑞斯以書中主角蓋多波為代言人：「我曾經看到他們開刀的那個房間，我看到囚犯們在臨死之前的幾秒鐘在煤氣室的水泥牆上用指甲抓下的痕跡……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時候，彷彿聽到他們在手術台上呻吟號哭……」那些被送進煤氣室的囚犯，包括了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和所有未成年的小孩子，總數在兩百萬人以上，兩百萬，那是一個多麼龐大的人口數字，足夠組成一個國家了。他們被剝得赤條條地送進去，男女混集，然後，「死人的頭髮都被運到德國去塞床墊子，或者用來填塞潛水艇上的潛望鏡。金牙齒都從死屍口中拔下來，然後再把屍體拿去燒；連他們的胃都一切開，看看他們是否把珍貴首飾吞下肚去……。」

「那是小說，」你會說：「小說是虛構的。」

書中的一位律師也認為：「每一個人都會回答：『不對，那是不可能的，你別開玩笑了……我們實在看不出來他們會做那樣的事情……』」

然而事實上他們却真的那樣做了，如果你是浩劫餘生的中國人，你就會瞭解那些事實並不是虛構的，中國的嬰孩像皮球那樣地拋上去，落下來，落在刺刀叢中，中國的孕婦腹部被剖開

，中國的志士被捕後從鼻子裏灌進辣椒水或煤油，他們忍受火烙，狼犬的撲擊，啃咬。在南洋一帶有些人被僱去專門做砍頭的工作，這就是人對待他們同類的方式。動物在饑餓時才去撲殺其他的動物，只有人類不是，人類虐殺他的同類只爲着要獲得一種殘忍的快感。

如果你讀過猶太少女安妮的日記，你就會知道那些事實並不是虛構的。很久以前有一部叫作「紐倫堡大審」的電影，影片中指控德國對集中營的囚犯實施所謂「絕育手術」，一位檢察官並當庭放映出戰爭結束後，要用龐大的推土機才能清理集中營中那些屍體的真實紀錄片。近在數月之前，採訪慕尼黑世運的記者們，報導他們參觀那可怖集中營的見聞，那集體虐殺猶太人的煤氣室，就像書中和其他資料所描述的那樣。當人們以爲這些恥辱已成陳蹟之時，阿游却在全世界人類注目的情況下，在象徵人類和平競技的大會中，射殺了以色列的選手，這些正在生命巔峯狀態的以色列青年，竟以他們的血爲奧林匹克獻祭，這應該是人類文明的一大諷刺。

「他們這樣殘酷的行爲究竟能有甚麼收穫？」書中的律師班尼特問。事實上，侵略、戰爭，這些殘酷行爲的代價又如何？似乎誰也沒有得着一些甚麼。戰爭在許多人的心靈及外表上刻下了永難磨滅的創傷；戰爭使許多人家破人亡，戰爭使文明成爲廢墟。而發動戰爭者也難免自食其果，最明顯的是：原子彈毀滅了廣島，曾到過廣島的人，形容那被原子彈毀壞的大廈，形容原子彈把人化成灰燼，却把人的影子嵌進牆上那種恐怖的戰爭遺蹟。誰又從其中得着了一些甚麼？除了爲歷史再增加一個污點之外。

人類從浩劫餘生中站起來，舐着傷口，然而，等待着他們的却是另一次浩劫的來臨。

柯亞丹的出現是人性的悲劇，作者以柯亞丹作爲人性尊嚴的考驗。這個童年時心理上受過挫

折的波蘭醫師，在正常的情況下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在查韋加集中營那段日子裏，他受盡了凌虐，牙齒被打得掉光了，身上留下數不清的傷痕，但他仍能用他的醫術與勇氣救活了好幾千難友。戰爭結束後他流亡在沙撈越一帶的叢林和沼澤地帶，還在艱苦地爲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奮鬥。甚至他受封爵士，回到倫敦之後，他念念不忘那些窮苦的移民，甘願在貧民區爲他們服務。但他却被指證他曾經是一個以血淋淋的手，閹割了許多無辜者的惡魔。

作者對柯亞丹似乎有一分同情和悲憫，柯亞丹只是一項工具，如同在戰爭中那些被驅迫到戰場上去屠殺別人的人那樣，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後，他們也許都是些善良的小市民，一個小販，一個裁縫，一個學生或其他，而在戰爭之中他們就是一項殺人的工具，受命於某些失去了理性而又充滿了野心的人。在查韋加集中營的第五營房裏，柯亞丹顯露出了另外的一面，他對猶太人所作慘無人道的絕育手術，間接地滿足了他積壓在潛意識中的仇恨——對父親和對猶太人的仇恨。其實大多數人在戰爭那樣瘋狂的環境中，受着死亡，血腥，槍聲等刺激，人性中殘酷的成份即被引發而變成屠夫式的惡魔。所以，誰又敢預言當自己處在柯亞丹等情況之下能寧死不屈，拒絕作這種工作？

柯亞丹的律師韓斯密，即以此點爲他辯護：「……我們都知道，柯亞丹爵士並不是一個瘋子，而是一個正常的人生活在一個瘋狂的環境之中。他可以說是我們人類之中的一大悲劇，突然間陷入世間最恐怖殘酷的環境之中。」

「……我們聽到過某些極恐怖的情況，但我們是否真能將它們聯貫起來，我們是否真能瞭解那種恐怖的情況對於像你像我這樣的普通心理上會發生甚麼樣的影響？如果我們自己也被關在查韋加集中營裏，我們會如何自處？」

……

「……那是一座瘋狂的地獄，在那兒，一切與正常人類社會相似的東西完全摧毀了。現在，各位以英國陪審團團員的身分，必須決定一個普通人在那種情況之下究竟能够支持多久。究竟何處是我們的崩潰點？」

「……在我們爲那個而譴責他之前，我們應該先想想我們自己。……」

我們都是極平凡極普通的人，當我們突然陷進了如查韋加集中營那樣的环境中，我們將會如何？在電影「外科醫生」中，那些被分派到異地戰場上的年青醫生，完全以一種機械反應的態度切割着人體，每天從他們身旁運進運出的，是鮮血淋漓的殘肢廢體，是呻吟不絕的傷患，是腐臭的死屍。只要有一絲空隙，他們即迫不及待地尋求各種刺激：性、賭博、球賽、惡作劇。何況查韋加集中營更恐怖更殘酷，一點可資逃避的處所，一點足以麻醉自己的刺激都沒有，你必須清晰地面對着死亡，血腥和以人代替天竺鼠的各種實驗。你是否能避免精神上的崩潰？

因此，對於柯亞丹，毋寧說我也有着一分同情和悲憫。

然而，人性果真是如此可悲嗎？

「浩劫後」並非只揭露人性殘忍、可悲的一面。在那些瘋狂的環境裡，儘管千千萬萬人都會受到感染而失去了理性，但仍然有着少數不太平凡的人，在黑暗中點燃起人性的光輝，照亮人類的信心。

集中營中進行着另一種實驗：一個房間裏有兩把椅子，中間隔着玻璃窗，兩個囚犯被捆在椅子上，只有手能活動。

他們可能是夫妻，是血親，是兄弟。他們可以從玻璃窗中清楚地看到對方的反應，他們的椅

子前有一個儀器操縱板，板上有按鈕，每一個按鈕代表着所操縱的電力，有的寫着「輕擊」，有的寫着「可能死亡」。

控制室中的命令下來，你必須按照指示按電鈕打擊對面你最愛的親人，如果你不服從，你就要受到電擊的懲罰。你可以忍受輕擊，但到了兩百伏特電擊的程度，你就很難忍受了，恐懼與痛苦迫使你依照命令按鈕去打擊你的親人，你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反應，看到他輾轉呼號至死。

這被稱為「服從性的實驗」。

但是，有人抗拒到底的，他寧可自己受電擊懲罰而死亡。

那精神病醫師白素珊被迫這項參與「服從性的實驗」。她拒絕了，她冒着被槍斃的危險拒絕合作。

此外，盧愛琴醫師受不了看到囚犯身受各種痛苦，而又不能稍施援手，她自殺了。

魏可華醫師也拒絕合作為囚犯施行絕育手術，在她準備自殺的時候，白素珊告訴她：「……我們絕不可能活着離開這個集中營……我們目前所應該做的事，是在我們極短促的有生餘年，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醫師」。「我們不能把這些人拋下，讓他們單獨去受苦受難。」於是她勇敢地生存下來，照顧着那些無告的囚徒。

還有戴斯樂醫師，他幫助囚犯們，使他們從死亡的邊緣獲得一線生的希望。

而這些醫師的本身都是集中營中的囚犯，和柯亞丹一樣的。

在這裏，還有一個很渺小很普通的人，在送進集中營之前，他是一位教師，在波蘭一座小小的猶太學校裏教吉普賽語文，他犧牲了自己的生育機能，使一個年輕人能夠得到正常的人生。

他在作證時說：他們在第一枚墨丸被切除後，都明白遲早必然還要再動手術，使他們完全變成宦官。「有一天，發現了一具屍體，在集中營裏那是家常便飯。戴斯樂醫師就來找我，告訴我可以賄賂卡僕，填發一張假的死亡證明書。當時不是我就是巴赫曼，我們註定了要動第二次手術的。我經過考慮之後，決定利用機會救巴赫曼的命。他是我們那些人裏面最年輕的一個，後面的日子還長呢。我已經活過了半輩子，而且曾經成過家了。」

於是巴赫曼頂替了死人的名字，沒有再接受第二次手術，保存了僅餘的生育機能，但巴赫曼知道嗎？

「他當時只是一個孩子，我沒有和他去商討這事情。這是我能做的唯一合乎人道的事情。」在無垠的黑暗中，這些星星點點的光輝何其微弱！然而，就是憑着這點微弱的光輝，即足以引導着在黑暗深淵中受苦難的人們，渡過一次又一次的浩劫。

似乎自從耶穌說過「罪歸以色列子孫」之後，猶太民族就開始了那二千年的放逐，過着飄泊，受凌辱的生涯。

我們常聽到有關猶太人貪婪、自私、狡詐的事蹟，但如果你親自感受到那種沒有國家，沒有任何保障，流浪異域的生活，你即會體會到貪婪、自私、狡詐等也算是一種自衛，一種生存的方式。

我們憑甚麼就認為他們應受到非人的待遇，或把他們當作人類的天竺風呢？

一個長期忍受着苦難的民族，逐漸地就會被磨練得堅忍，樂天知命，以及培養起一種無可奈何的幽默感。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那種自勉又稍微有

點自嘲的心情。也只有如此，才能使那流浪了二千年的古老民族在無數艱難中屹立起來，歷盡憂患，固守着那片剛剛獨立起來的，貧瘠，不到八千方哩的國土。因為流離失所的痛苦，猶太民族整整地品嚐了幾千年了。電影「屋頂上的提琴手」中的猶太老人，經歷了無數滄桑，當他們被迫放棄家園時，他感慨地向天傾訴：「上帝，固然很感謝祢把我們當作祢的選民，但偶然祢也可以選選別人。」那位猶太教長也無奈地說：「我們到別的地方去等待救主吧」。 (大意如此) 這是多麼蒼涼的幽默！

彭歌先生在「浩劫後」的序中提及一位猶太籍老者對他說：他（猶太老者）認為中國人應該能瞭解猶太人的處境與心情。因為猶太人在歐洲與中國人在東南亞的處境很類似。但中國人還有自己的國家，猶太人却一直被流放着。

然而，我們的國家呢？中國人經歷了一次浩劫又陷進另一次浩劫，經歷了一次屠殺又陷進了另一次屠殺。那天，當我從電影中看到流亡在法國的音樂家蕭邦，手中捧着女友為他帶來的一撮波蘭泥土，一副泫然欲涕的表情時。一時間竟禁不住熱淚盈眶了。（完）

門市訂購：台北市中華路一段89之3號

訂閱或刊登文化廣告請於每天  
(星期例假除外)上午十一時至  
四時打電話給我們……

本社電話：333763